

江湖风云录

上

鬼谷子



江湖风云录

作 者 鬼谷子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特约编辑 谢 叶

装帧设计 葛 骞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4.375 印张 500 千字

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5000

ISBN7-80570-072-9/I·34

(全集三册) 定价：9.80 元

武则天有庙，知道的人，恐怕不多。

其实，她不但有庙，还有神祇。

庙在川北广元城西临江处，山峰掩映间，古庙岸然，红墙碧瓦，鸟燕齐飞。

庙名宝济寺，有人集唐诗为联曰：

“六宫粉黛无颜色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”

此联亦庄亦媚，天衣无缝，贴切之至。

庙中正厅所供是大唐则天大圣皇帝之神，冕旒霓裳，眉目娇媚，仪态万千。

庙中，无僧、无尼、无道士，却住着一老一少两个人，这两个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什么时候来的，无人知道。

那一老者，年约五十多岁，为一落魄文士，每天按时到城中一家茶馆中去说书。

他好象学问不错，将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说得活龙活现，颇受欢迎。

那小的，却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孩，鬼主意多得很，是有名的淘气精，什么鬼点子，他都想得出来。

广元是个山城。地方虽不大，却是川陕交通的要道，

往来客商也多。

无人不认识这个孩子，一般的市井无赖，不论年纪多大，谁见了他，还都退让他几分呢！

他的鬼主意多，花样也特别多，谁要是惹了他，会被他整得死活都难，是以暗中都叫他“邪哥”。

他的真名更怪，叫作“何笔”。

不过，他并不坏，而且富有正义感，好打抱不平，好象练有武功，只是生性不羁，就是这个调调儿，亦正亦邪地叫人头痛。

他和老人之间，不知有着什么关系，小的称老的“老爹”，老的却叫小的“邪蛋”。

有时在一起，情逾父子，有时却又互不闻问，形同陌路。

每月月半，山城集会之期，川人称之为“赶场”。一向清静的山城，骤然之间，热闹起来了，各种各样的人，全都进了城。

小摊摆满街道两侧，各种土产、小吃、杂货，充满了街面，货主与买主的讨价还价声、叫卖声、吆喝声、儿啼声、骂声、笑声，吵嚷不休。

蓦地——

喧哗声突然静止了下来。

只见一名锦衣少年，身后跟着七八个彪形大汉，横冲直撞而来，样子显得十分的威风。

那少年生得并不雄壮，但那昂首阔步，旁若无人的模样儿，令人嗤鼻。

原来他乃此地车家庄的少庄主青草蛇车通。

他父亲插翅虎车雄，仗着自己当年在江湖上有个小小名气，认识不少绿林人物，暗中又勾结了官府，就作威作福起来。

他不但不为桑梓谋福，反而却向那些摊贩收取保护费，谁要是敢不给，惩罚即加诸谁。所以，大家一看到他的儿子来了，谁还笑得出来？

他们一路收来，银子由专人用一革囊盛着，提在手内，最后进入一家茶馆中去了。

茶馆里，已坐下了很多人，那些茶客们一个个都在放言高论，有的是在谈生意，有的在谈论着昨日说书中的关子。只见个个说得口沫横飞，声震屋顶。当他们一看到青草蛇车通带着人走了进来，全都哑口无言了，茶馆中刹时变得一片寂静。茶客们脸上的神态，变得阴晴不定，各有不同了。

这时说书先生尚未登场，车通等人也用不着堂倌招呼，各自就座。

车通偏头向身边一位长相猥琐、拱肩缩背的人道：“石千，点点看，我们今共收了多少？”

那叫石千的，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一看就知道是车通的狗头军师，闻言后，他把手中钱袋往桌上一丢。只听咚的一声，听声音大概有不少的银子。

所谓财帛动人心，那白花花的银子，虽然自己得不到一分一毫，看上一眼，也觉得过瘾。

钱袋丢在桌子上的一声响，立刻吸引过来上百只的眼

睛。

可是等那石千打开钱袋，往外一倒的瞬间，他傻住了，车通也愣了，茶座上的人却在暗笑了。

原来，他倒出来的，哪是什么白花花的银子，而是一块块黑糊糊的石头，还带着一股臭味！

那石千愣了一阵之后，突然吼叫道：“邪啦！他娘的，银子怎么会变成了一堆石头……”

车通倏地一瞪眼，怒声道：“石千，你在搞什么鬼，银子呢？”

石千一听，哭丧着脸道：“少庄主，我不知道呀。”

车通一瞪眼喝道：“你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
石千畏缩地道：“不是，少庄主，银子……”

车通怒叱道：“什么不是？好好的一袋银子，怎么会变，一定是你在暗中搞鬼？”

石千闻言之下，顺着桌子就跪了下去，磕头如捣蒜，分辩道：“少庄主，石千一直跟着你，没有离开你半步，还有他们跟着我，我敢搞鬼么？”

事实上也是如此，就是他石千捣鬼，他也没有这份能耐。可是，银子变成了石头，千真万确。

车通也迷惘了！

就在这时，说书先生台上，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。他手持醒木，往下一拍，啪的一声，朗声道：“话说张飞大战岳飞，惊动得满天神佛乱飞，哪吒三太子下凡捉妖，路过广元城，缺少盘缠，观世音菩萨差下善财童子，为三太子筹措盘缠，请各位客官，随意奉献。”

他说着，就抓起一个小箩，沿桌走来。

茶座上的那些茶客，一看到了这小孩子，大家心中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乐得看热闹，也都掏出铜钱丢在箩内。

他缓缓走到车通桌前，笑道：“请奉献，随意、不拘多少，心到意诚，神佛会保佑你们的。”

一位黄脸汉子横身过来，怒声道：“我家少庄主心情不好，滚远点！”

那小孩一翻眼，笑道：“不奉献没关系，留下名，神佛也会保佑你们的，告诉我，你们都叫什么东西？”

那黄脸汉子想也没想，冲口道：“我们都不是东西！”

他这话一出口，立刻引起一阵哄堂大笑。

那小孩子却微微一笑道：“哦！原来你们都不是东西呀！”

他这一重复，那方止住笑声的茶客，忍不住又笑了起来。

黄脸汉子见状，这才明白了是自己说走了嘴，连忙改正道：“我们是人，什么东西？”

小孩笑道：“哦？你们是人，什么人呀？”

黄脸汉子见茶馆中人头不少，正好扬名立威，洪声道：“老子人称黄面狼江顺。”

回手一指另外七人道：“他们是巴山七鼠，都是在江湖上成名的人物，现在是插翅虎车大爷家的护院。”

那小孩又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们真的都不是人呀！他们是老鼠，你是狼，还有一只老虎在家里，难怪三太子要下凡捉妖了！”

茶客们又是一阵大笑。

黄面狼江顺一听这小孩越说越不象话，他眼一瞪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消遣大爷！”喝声中就伸手去抓。

哪知，小孩滑溜得紧，身形一闪，人就到了车通身后，伸手一托他的手臂，车通就把手伸了出去。黄面狼江顺探手抓下，方一用力，车通已杀猪般地叫了起来，他闻声一看，才知抓错了人。

黄面狼江顺连忙松手，车通的腕骨已被他抓碎，他转身直扑那小孩，但那小孩早已跑了出去。

黄面狼江顺气恼之下，一挥手，朝巴山七鼠道：“追！不能放那小子跑了！”

那小孩子正是邪哥何笔！

他出了茶馆往南门跑去。南门一带，滨临江岸，有一道沙丘，丘上有几棵枯树，他早已发现那枯树干上，有一窝土蜂。

何笔方到不久，黄面狼江顺等人已经追到，何笔施展开身法，不到盏茶光景，八个人全被点倒在地。

他连拍了几下巴掌，从沙丘后走出十几名顽童，都是十三四岁。在何笔的指挥下，将八个人拖到沙丘上，解开八人的腰带，褪去了他们的裤子。

何笔从土蜂窝里，掏出来一把土蜂蜜，涂在他们的屁股上，笑道：“这是难得的土蜂蜜，味道没有蜂蜜好，但也够甜的，你们就将就着用点吧！不过，可得小心蚂蚁来吃蜜。还有那些土蜂丢了蜜，也绝不会甘休的。”

何笔和那些伙伴，个个都玩得很开心，不一会，蜜已

涂完，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何笔领着他那些伙伴，回到了城内，找了一家酒楼，叫了很多酒菜，大吃大喝起来。

南门外那一狼七鼠，这个罪可受大了。

就在何笔等人走没多久，先是从树枝之间，升起一片黑云，乃是蜂群袭来。那些黑蚁也已嗅着了蜜的气味。先是一个两个，到后来结群而至。

刹时间，八个人的屁股上，集满了黑蚁，头顶上罩满了土蜂，蜂蚁夹攻，全身内外痛痒难忍，苦不能言，动又不能动。

大约过了半个时辰，土蜂已飞去，他们的穴道也自解了。只见他们一个个张着嘴，一开一合，齙牙咧嘴，如驴叫，似蛙鸣，双手不停地扑打，最后滚入江中，方始脱难。

此时一狼七鼠个个都已折腾得委顿不堪了，而何笔等人，在酒馆里正吃喝得兴高采烈，欢笑不已。何笔又将夺来的银子，分给大家，并交待道：“这点银子不多，你们拿回家去，可要交给父母，不准胡乱花用，谁不听话，就小心报应。”这些人平常虽然个个是无赖，可是无人不怕何笔，心里很敬重他。

不过，车家庄的人吃亏、上当、受伤，哪肯甘心？他们都把何笔恨之入骨，猜测在何笔的背后，必有高人指点。经过明察暗访，终于发现那说书先生，有点不平凡，但也闹不清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所以，车家庄暗中向江湖上传出消息，立时惊动了两个黑道高手，赶来了广元山城。

这天，又是集会之期，散集之后，天色已近黄昏了。

何笔今天又有收获，他调理了车家庄的八大护院，自然也截下了百多两的银子，在街上和那些伙伴，吃饱喝足了，回转宝济寺。

他边走边玩，将身上的银块抛上抛下，玩得十分高兴，嘴里还哼着山歌，但不知他在唱些什么？

从广元城到宝济寺，必须经过一道溪涧。

这条溪涧乃是西汉水的源头，涧水湍急，两岸涧壁陡立千仞，两岸之上，有一座石桥。

石桥横跨两岸，由两块二尺来宽、六七尺长的青石板搭成，石栏杆高半尺，俯视桥下不见涧底，只听见急流潺潺。

山风冷峭，吹人欲坠，胆小的人，都不敢低头下视。

突然，何笔抛出去的银块飞了，不但没有落下，反而不见了影儿，他奇怪地向桥下探看。只见昏沉沉的薄雾弥漫，看不到丝毫踪迹，诧异道：“怪事？就凭我邪哥的手法，会失手？他娘的！”

他话音未了，突听有人骂道：“哎呀！这是哪个小王八蛋，把银子乱丢，碰着我老人家，该打！”

以何笔的脾气，从来不吃人骂的，闻声看去，见是一个矮瘦的穷老头儿，横卧在那道灰石栏杆上睡觉。看样子，稍不小心，就会被风吹落桥下，不跌得粉身碎骨，也得被急流冲去。何笔不禁发了善心，就走了过去笑道：“老人家，银子送你了，可是，你却不能在这里睡觉。”

老人一瞪眼怒叱道：“银子是我捡到的，凭什么承你的

情？我就要睡在这里，你管得着么？”

何笔一听，这老头儿说话不通情理，又感觉到一股酒气扑鼻，心忖：这老头儿大概是有什么为难的事，特意喝醉，来此寻死的！他这么一想，没有动气，见那老头儿说完话，把身子一翻，又睡着了，还打起鼾来。他实在不忍心看着老头儿跌下桥去，本想招呼他一声，再好好地劝劝他，又怕惊得老头儿一翻身，岂不真地落下去了么？于是，他身体切近，打算先伸手抓住他，再去叫醒，就不会滚落了。他方一伸手，还没有挨着老头儿，老头儿突然一翻眼，伸手抓住了他，叱道：“好小子，就为了那两块银子，你想谋财害命呀！没那么容易的事，我看该下去的是你！”

何笔方想分辩，已经来不及了，被老头儿振臂抛出，整个人已向崖下绝壑之中落去。

这一坠落下去，非得粉身碎骨不可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会着了这个老头儿的道。不过，何笔什么事都看得开，并不害怕。嘴巴嚷叫着骂道：“老头儿，你为什么害我，别得意，我做了鬼都会跟着你。总有一天，我也会把你抓下来做伴。”

那瘦老头儿并不是真心要他死，手上早已准备好了抓索，方将何笔抛下，紧跟着抓索也飞到。这抓索乃是苗疆毒蛇七星钩子的钩尾，用各种灵药泡制而成，可刚可柔，运用由心，比寻常麻线略粗。此索坚越精钢，快刀利斧所不能断，柔韧异常，且具弹力。发时七根尺许长的利刺爪须，一经伸张，搭向人、兽身上，凭着自己功力心意，略分轻重一抖，便即抓紧不放，并还不致使其受伤。

何笔下坠的势力又沉又猛，被软爪往回一带，吊在半空中。

那老头儿讥笑道：“你不是喜欢耍人吗？让你也尝尝被耍的滋味。”

何笔振声道：“老头儿，我看你这一大把年纪，全都活在狗身上了，简直是善恶不分，真混帐！”

老头儿笑道：“我老人家几时不分善恶？”

何笔道：“你本就是车雄的走狗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老头儿，我如死不了，我会找你算这笔帐的！”

老头儿笑道：“好吧！我就等着你，看你有多大的能耐，不过，我有事，得先去一趟，你就等着有人救你吧！”说着，转身而去。

此刻的何笔，可真成了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悬在半空中，一阵风吹来，何笔直打晃儿。

过没多久，从桥上走过来一位中年的壮汉，他方一踏上那石桥，就看到了桥下吊着一个人。他走了过去，招呼道：“小子，是谁把你吊在这里的？”

何笔一听有人招呼笑道：“除了小老太爷我自己，谁能吊得了我？”

那中年汉子问道：“你吊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何笔冷笑道：“凉快，连这个都不懂，没见识！”

那汉子讨了个没趣，但是并没有生气，笑道：“要不要我拉你上来？”

何笔道：“随你的便呀！我可没求你。”

那中年汉子微微一笑，伸手拉起了那抓索，用力一抓，

何笔倏地身形一震，人就飞了起来。他人在空中一个翻身，落在桥上，把眼一瞪怒声道：“喂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想谋财害命呀！”

那中年汉子浓眉一挑，怒声道：“你这小子太可恶了，老子好意救你上来，不但不道谢，还想讹人呀！”

何笔瞪眼道：“原来你是老四，老五来也得讲理，我常常吊在这里乘凉，你却把我抛起来，我如果站不稳掉下去，不就完蛋了？谁叫你多事，岂有此理。”

那中年汉子被他骂得没法，也不说话，冷笑了一声，转身就去。可是，他没走几步，又转回头来问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可知宝济寺在什么地方？”

何笔用手一指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你没长眼睛呀？都看到了，还要问，真笨。”何笔眼看着那中年汉子走了，他却一个人坐在桥上生气，恨恨地道：“臭老头儿，小老太爷上来了，找机会咱们斗斗。”他坐在桥上生了一阵闷气，忽然想起自己买的酒菜，往身上一摸，幸好还没有丢掉，这才起身往寺中走去。他人没到，就先听见庙中有人大声招呼道：“姓肖的，别装孙子，出来吧！老子既找上了你，还能逃得了么？”

何笔一听，是来找说书先生麻烦来了。

只见他闪身一块大石后面，接口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跑到人家府上来大呼小叫的，逞什么能呀！快滚出来吧！”

来人乃是魔扇铁林，为报兄仇而来。因为其兄魔刀铁子秋，在一次较技中，伤在乾坤手肖隐手中，不愈而死。

肖隐也因此而退出江湖，隐身山野。

铁林为了兄仇，已找了好多年，最近从车雄口中，方知道广元城有这样一个说书的人。他疑心此人就是肖隐，察访后，果然不错，这才找上门来。铁林招呼未了，忽听庙外有人喝骂，以为是那肖隐知道自己要来，预先埋伏起来，且不答话。便冷笑一声道：“姓肖的，既见老朋友来了，为什么还不露面？”他话没说完，庙外又接骂道：“瞎眼的东西，小老太爷打在桥上一看到你，就知你不是东西，随着你来了，你果然不是东西，敢来我府上闹事，还不快滚！”

铁林已听出是那个小孩的声音。心想看不出那小东西还真有点功夫，大概是那肖隐的徒弟吧！

心中正在怀疑，突见一物打来，其疾如箭。他手疾眼快，手中黑漆铁扇一挡，噗的一声，碎屑飞溅，觉得软绵绵的，臭味冲鼻。

又听那小孩笑道：“夜半客来，没有什么好招待，拉泡香屎招待贵宾，新拉的，还热着呢！其味如何？”

铁林一听，对方竟来了一手臭屎攻势，不用看，铁扇之上已经沾上了，还有几点碎屑飞溅在脸上。这时，忽见大石后人影一闪。

铁林此刻恨透了何笔，怒喝一声道：“小畜生，你既找死，不必贼头贼脑，掩掩藏藏，快滚出来，随我到外面见个高下！”正叫得起劲，忽听头上喝道：“凭你也配？”话声方出，突觉头上着了一下重的，汁水淋漓，满头都是，其骚难闻，只听何笔笑道：“有菜无酒，哪成敬意，所以又送你一罐酒来。”

铁林一听，气得无奈，使袖往脸上一擦，更是骚臭，

他只好屏着气息，纵身便走。何笔这才现身出来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小子这回该领教了吧！能到我府上一尝异味，福份不浅哪，哈哈。”

他笑声未了，突听一人笑道：“小子，你敢惹魔扇铁林，胆子不小。”

何笔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吊起自己的老头儿，忙道：“老头儿，别长他人志气，减我邪哥的威风，我才不怕他老小子呢！就是你老头儿，咱们也得斗斗。”

老头儿笑道：“好哇！你就约个时间地点吧！”

何笔笑道：“刚才打过了，我得歇歇，晚上二更时分，咱们城东天齐庙见，死亡约会，不见不散。”

老头儿应了一声，飞身走了。此时说书先生也回来了，何笔向他说明了刚才的经过。说书先生就是乾坤手肖隐，他却满不在乎地道：“他不来找我，我还想找他去呢，不过，那位瘦小老头儿却是高人，能有机会拜在他的门下，那就是你福气了。”

何笔笑道：“我先斗斗他，能让我服了才行，邪哥可不是随便认师父的。”

肖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要去一个地方，不能在此陪你了，五年之后，咱们苗疆云龙山再见。”

何笔愕然道：“怎么？你怕了那姓铁的了？别担心，有我邪哥在，为什么要怕他？”

肖隐笑道：“凭他铁林那点功夫，他还差得远呢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在苗疆出了点事，所以我必须赶去。你的功夫虽然不算很好，在江湖上还能勉强过得去，所以我希望你

能拜在瘦小老头儿的门下，那我就放心了！”

何笔仍然是满不在乎笑道：“等我斗过他之后再说吧！”

两个人吃完了酒饭，肖隐也没在意，何笔却离开了宝济寺。

其实何笔并没有走远，暗中他已跟上了那老头儿，用尽心机，把老头儿戏耍了个够。

二更将近，他就到了天齐庙，藏身枯树之上，等候老头儿来。这天齐庙在一片树林之后，不留心的人很难找到。庙在山坡之上，倚崖而建。庙基不广，墙顶有倒塌之处，庙前却有三亩方圆一片平地，稀落地长着十几株松杉之类的大树，蓬茸野草，随地杂生。

何笔藏身树上，居高临下。过没多久，果见那瘦老头儿晃悠着来了。他在一棵老松下停住了，把手里拿着的荷叶包和一大罐酒、一个粗碗、两双筷子、一大盘生煎馒头，一齐放在一块大青石上。

他将荷叶包打开，里面全是由镇上买来的蒸虾油鸡，白肝酱鸭酱肉之类的酒菜，又从身上掏出两大纸包豆腐干和落花生，通通摊放在青石上面。他先将酒斟上满碗，端起喝了一大口，这一口就喝去了半碗。又抓那只酱鸭，撕下了一条腿，放在口边，一阵乱咬，晃眼就剩下了一根空骨头，又抓起一把落花生，塞满口里，嘴皮乱动，喀嚓直响，跟着又抓起了两个馒头，连塞口内，方始坐下。只见他一样接着一样，接连不断，大嚼起来。何笔看那些东西，七八个人也吃不完，这老头儿狼吞虎咽，吃相那么难看，

饿疯了一般。

忖念之间，忽见一条人影飞纵而来，竟然是那魔扇铁林。老头儿一手端着酒，偏头看了铁林一眼道：“你又去宝济寺了，对不对？”

铁林点了点头道：“他又走了，那小东西来了没有？”

老头儿道：“先不要忙，入庙后，再慢慢地找，跑不了的，来，这样的好酒好菜，吃了再说！”

铁林笑道：“你这老馋鬼，在春风楼才吃了一桌正席，这会儿又饿成这样了，你有吃够的时候没有？”

老头儿一面大嚼着鸡肉，一边断断续续地道：“小铁，你晓得什么？人生在世，吃穿二字，吃比起穿来，更要实惠得多了，我老乌生平别无所好，唯独喜好吃喝。难得有这么好的月色，有酒又有菜，为这点酒菜让我足足跑了几十里才买到的，能空放过去么？”

铁林把筷子拿起夹菜，跟着老头儿吃喝起来。他忽然问道：“我刚才上坡时，看到一条死狗，瞧那伤势，分明是你下的手，怎么把气出到畜牲身上了？”

老头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虽然几乎被那小鬼气昏，但也不会把气出在畜牲身上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会栽在一个小鬼身上，你说气不气人？”

铁林笑道：“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栽的？”

老头儿道：“自从春风楼分手后，我弄到一罐好酒，就准备买些酒菜，回来放下后，忽然想起，还订做了一客生煎馒头，得去取回，哪知道，还没进城，银包就被那小鬼给扒走了。”